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卷
七



頓河上游的叛變，牽制了南方前線很多紅軍，不僅使頓河軍的司令部能自由地重新整編自己的軍力掩護諾沃柴爾喀斯克的陣地，並且在喀敏斯克和烏斯旗・別洛格里特雲斯克部落的地區內，集中了一個強而有力的突擊團，它是從下游的和喀勒梅克人的聯隊中抽調來的。它的任務是：在適當的時機，會同非次海拉烏洛夫將軍的隊伍，打退屬於紅軍第八軍中的第十二師團，同時在第十三師團和烏拉爾師團的兩翼和後方活動，並且向北方衝去，以便和叛變的上游頓河哥薩克們聯合起來。

由頓河軍總司令簡尼索夫將軍和參謀長波里亞科夫將軍所擬定的、集中突擊兵團的計畫，在五月底差不多全部實現了。向喀敏斯克調動了將近一萬六千人馬，配有三十六尊砲和一百四十挺機關槍；把最後的一批馬隊和屬於所謂青年軍的幾團精銳人馬都調來了，這個青年軍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由適齡的青年哥薩克們組成的。

但是這時，四面被包圍的叛軍，繼續不斷打退紅軍討伐隊的多次衝鋒。在南方，頓河的左岸，有兩個叛軍的師團潛伏在戰壕內頑強抵抗，雖然全線的紅軍砲隊，幾乎都向他們進行不斷的殘酷的射擊，但他們沒有讓敵人渡過河來。其餘三個師團從西方、北方、東方掩護住了叛變的地區。

，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特別是在東北地區上的隊伍，但是始終沒有退卻，而且始終守住了霍派爾斯克區邊境。

駐紮在自己村莊對面的韃靼村的中隊，因為無事感到寂寞，有一天使紅軍受了一次虛驚：在一個黑暗的夜間，幾個志願的哥薩克敢死隊，一點聲音也沒有地，乘駁船渡到頓河右岸去了，出其不意地襲擊了紅軍的前哨，殺死了四個紅軍，擄獲了一挺機關槍。第二天，紅軍從月申斯克方面調來一個砲隊，向哥薩克的戰壕展開了激烈的射擊。當砲彈剛一向樹林打過來時，中隊急忙拋棄戰壕，退得離頓河遠遠的，到樹林深處去了。過了一晝夜，紅軍砲隊被調走了，韃靼村的人們便又佔領了敵人拋掉的陣地。中隊由於砲擊的結果受到了損失：彈片打死了兩們不久以前才加入補充隊的少年人，在這以前剛剛從月申斯克回來的中隊長也受傷了。

後來變成了相對的安靜情況，戰壕中的生活又照舊樣子過起來了。時常有女人來訪問，每天夜間送麵包和燒酒來，但是哥薩克們的食物一點也不缺乏：殺了兩條迷路的小牛，此外每天都到小湖中去打魚。賀里斯托尼亞是打魚工作的主要人物。他用一面有十沙繩寬的大魚網，這是一個撤退的人拋在岸邊，後來落到中隊手裏來的。賀里斯托尼亞打魚的時候，一向要「從深處」打，吹噓着說，彷彿草原上的小湖沒有一個是他沒打過的。由於接連不斷打了一個星期的魚，他的襯衣和褲子都沾滿了連風也吹不掉的魚腥氣味，最後，甚至使安尼庫石加毅然拒絕和他宿在同一個土窟中了，並且聲明：

「你身上的臭味，就像一條死鱧魚一樣！如果在這兒再和你同住一晝夜，將來會一輩子再不

想吃魚啦……」

從那時起，安尼庫石加也不顧有蚊子，就睡到土窟的附近去了。在睡覺之前，他憎惡地皺着眉，用掃帚把撒在砂土上的魚鱗和惡臭的魚內臟掃開去，但是第二天清晨，賀里斯托尼亞一打魚回來，毫不在乎地、威風凜凜坐在土窟的門口，又刮除和抖動起帶回來的小鯽魚來了。許多綠色的蠅蛆在他的附近蠢動，兇暴的黃螞蟥像黑雲一樣爬過來了。後來，安尼庫石加氣喘吁吁地跑來，還離得很遠就大叫：

「你再找不到別的地方嗎？魔鬼，叫被你魚刺卡死吧！呸，滾開，拜託你請到一旁去！我在這兒睡覺，你卻拋些魚肚腸子，把各處的螞蟥都招引來了，還散放臭味，就像在阿司特拉罕一樣！」

賀里斯托尼亞把一柄自製的小刀在褲子上磨着，猶疑地對着安尼庫石加那沒有鬍子的、不愉快的臉看了半天，很沉着地說：

「安尼凱，大概你的肚皮裏有蟲，所以你忍受不了魚味。你空肚子吃點大蒜好吧，啊？」

安尼庫石加一面睡着和罵着，一面走開去了。

他們兩人的衝突一天一天地繼續下去。但是整個中隊卻相處得很和平，除了司契潘·阿司塔霍夫以外，全體哥薩克們都吃得飽飽的，都很快活。

司契潘也不知是從同村人們口中探聽到的呢，還是心中感覺到的呢，他覺得阿克西妮亞在月申斯克遇到葛利高里了，他忽然苦悶起來，無緣無故地和小隊長相罵，而且毅然拒絕去擔任守衛

的職務。

他終日蟄伏在土窟裏那黑色的、有烙印的草褥子上，嘆着氣，拚命吸着煙。後來聽說，中隊長要派安尼庫石加到月申斯克去領子彈，他才在這兩天才算第一次從土窟中走出來。他眯縫着含淚的、因為失眠而浮腫眼，猶疑地打量着亂蓬蓬的、搖晃着的、眩目的亮樹葉子，看了看被風吹得倒捲起來的、鑲着白邊的雲彩，聽了聽樹林的喃喃私語，走過幾座土窟，尋覓着安尼庫石加。

當着哥薩克們的面他沒有說話，他把安尼庫石加叫到旁邊去，懇求道：

「到月申斯克找找阿克西妮亞，把我的話告訴她，叫她來看看我。就說我已經長滿了蝨子，襯衫和腳布都沒有洗過，同時還告訴她……」司契潘沉默了一瞬，鬍子下面藏着窘急的笑容，把話說完，「就說，我非常寂寞，等她快來。」

夜間安尼庫石加到了月申斯克，找到了阿克西妮亞的住所。她自從和葛利高里不和之後，仍舊住在伯母家。安尼庫石加很熱誠地把司契潘告訴他的話都傳達到了，但是爲了加強情感，自己又加上一句，說司契潘曾經誇下海口，倘若阿克西妮亞不到中隊去，他就要親自上月申斯克來了。她決定照他的話辦，便收拾起來。伯母趕快釀上了一塊麵，給她烤些乾點心，過了兩點鐘；阿克西妮亞——作爲一位忠實的妻子——已經和安尼庫石加一同到韃靼村中隊駐紮的地方去了。司契潘懷着隱隱的不安，迎接住妻子。他試探地望着她那瘦削下去的臉，小心地探問一切，但是一句話也沒談到她是不是看見葛利高里。只有一次在談話中，他低垂着眼睛，略微背轉身去

，問：

「爲什麼你到對岸的月石克去啦？爲什麼不在村子渡河到對岸來呢？」

阿克西妮亞冷淡地答稱，和陌生人一同渡河是辦不到的，可是又不願求麥列霍夫家的人。等到回答過之後，她覺得麥列霍夫家的人對她好像並不陌生，而且是自己人。她害怕司契潘了解了她的意思，因此不由得窘急起來。他大概也明白這個問題。不知道爲什麼，他的眉毛下面哆嗦着，臉上彷彿通過了一道陰影。

他疑惑地抬起眼睛看着阿克西妮亞，她也了解到這個無聲的問題，忽然由於不安，由於惱恨自己，臉紅起來了。

司契潘可憐着她，裝作什麼也沒看見的樣子，把談話移轉到家事上去，開始探詢她在出走之前把家裏的東西藏起來了些什麼呢，收藏得妥當不妥當呢？

阿克西妮亞看到丈夫對自己寬宏大量的樣子，回答他的問題時，始終感覺到內心有一股被壓迫的尷尬情況，不過爲了向他表明，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都很無聊，爲了掩飾自己的不安，故意把話句拖慢，語氣中帶着一種巧妙的抑制和冷淡。

他們坐在土窟內談話。一直有哥薩克們來打攪他們。忽然這一個進來了，忽然另一個又進來了。賀里斯托尼亞來了，就在這兒打鋪睡起來了。司契潘覺得避開人們講話是辦不到了，便不高興地停止了談話。

阿克西妮亞高興地站起身來，急忙解開包袱，拿出從部落上帶來的點心款待丈夫，把司契潘的行軍袋內的骯髒襯衫拿出來，走出到附近的池塘裏去洗濯。

晨前的寂靜和蔚藍色的雲霧罩在樹林的上空。被露水打過的草都俯貼到地面上了。青蛙們在池塘裏爭先恐後地閤閤亂叫，離土窟很近的一叢稠密的楓樹後面，有一隻水鷄響亮地鳴叫。

阿克西妮亞走過樹叢去。這一片樹叢，從樹頂直到深藏在草叢中的樹幹上，都結滿了蛛網。蛛絲上向下滴着小露水珠，像珍珠一樣閃着光。水鷄有一會兒工夫不叫了，後來，——被阿克西妮亞赤腳踏倒的草還沒來得及再直起來，——牠又叫起來了，一隻從水塘中飛起的鳧鳥，憂傷地響應着牠。

阿克西妮亞把短外衣和妨碍動作的背心脫下來，走進有膝蓋深的、溫暖的池水中去，開始洗起衣服來。蚊虻在她的頭上亂飛，亂叫。她用一隻彎着的肘部的肥胖而黝黑的手臂向臉上揮動，驅逐着蚊蟲。她斷斷續續地想着葛利高里，想着在他到中隊去視察的時候，他們之間所發生的最後一次口角。

「也許，他現在已經在找我吧？今天夜裏我就回到部落中去！」阿克西妮亞毅然地決定了，而且她一想到將如何和葛利高里會晤和怎樣很快的就和解，不由得微笑起來。

很奇怪：近來，她每一想到葛利高里，不知道爲什麼總覺得他的外表已經不是本來的他了。在她眼前浮現出來的不是現在這個葛利高里，現在這個葛利高里是個高大勇武而有過豐富人生經驗的哥薩克，他眯縫着眼，黑鬍子尖發紅，兩鬢早生白髮，額上佈滿了粗紋——這都是在戰爭的歲月中受到摧殘的不可磨滅的痕跡；在她眼前出現的卻是那個從前的葛利石加·麥列霍夫，他還是個幼稚粗魯的和不擅長愛撫的年輕小伙子，生着兒童似的又圓又細的頸頸，經常含笑的嘴唇上

飄浮着樂天無憂的神情。

因此，阿克西妮亞感覺到對他產生更大的愛情，幾乎是一種母性的溫柔。

就是在現在：她的記憶中又非常清楚地現出了那張無限親愛的臉相，她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笑了笑，伸直身體，把沒洗完的丈夫的襯衫拋到腳下去，覺得喉嚨有一團忽然襲上來的、想要哭出來的熱氣，她悄悄說：

「該死的！你已經佔據了我全部的生命啦！」

眼淚使她心裏感到輕鬆，但是在這以後，她周圍清晨蔚藍色的世界好像褪色了。她用手背擦了擦額頭，從潮濕的額上把頭髮撩到後面去，腦子裏空洞洞地用暗淡無神的眼睛對着一條灰色的小魚看了半天，小魚在水面上滑動，消逝在被風吹得上下翻動的粉紅色霧氣中了。

她洗好襯衫，把它搭在樹枝上，走進了土窟。

醒來的賀里斯托尼亞坐在門口附近，搖動着疙疙瘩瘩的歪斜的腳指頭，拚命纏着和司契潘談話，而司契潘躺在草墊子上，一聲不響地吸着煙，根本不去回答賀里斯托尼亞的問題。

「你以為紅軍不會過河到這邊來嗎？你不響嗎？啾，你就不響吧。可是我以為他們會試着從淺水地方渡河……一定是從淺地方！除此之外他們再沒有地方可渡河啊。或者，你以為他們可以把馬隊趕到河中渡過來吧？司契潘你怎麼不說話？這兒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啦，可是你還像傻瓜一樣躺着！」

司契潘一下子跳了起來，憤怒地回答：

「你是胡纏些什麼呀？真是怪人！好不容易老婆看我來了，可是怎麼也躲不開你們……用些糊塗問題來亂攪，連一句話都不叫人和女人兒談！」

「我找到的說話對象不對頭……」賀里斯托尼亞不高興地站起身來了，把破靴子套在光腳上，頭在門橫梁上狠狠地碰了一下子，碰得很疼，走出去了。

「他們不叫我們在這兒談話，我們到樹林子裏去。」司契潘提議。

他也不等到同意，就向門口走去了。阿克西妮亞很馴服地跟在他後面。

中午時光他們才回到土窟裏來。躺在赤楊叢中乘蔭涼的第二小隊的哥薩克，一看見他們，就停止賭牌了，一聲不響了，都很了解地互相眨着眼睛，笑了笑，假裝嘆了一口氣。

阿克西妮亞輕蔑地歪着嘴唇，走過他們面前，一面走，一面整理頭上揉繃了的、白色繡花頭巾。哥薩克們沉默地放她走過去了，但是等到跟在後面走的司契潘剛一和哥薩克們走平時，安尼庫石加從躺着的人堆中站起來，離開了人堆。他帶着偽善的敬意向司契潘大大地鞠了一躬，大聲說：

「恭喜您……開章啦！」

司契潘高興地微笑了。哥薩克們看見他和妻子一同從樹林中回來，這件事使他很快活。因為這樣可以作為用來停止各種關於他們夫妻不和的謠言……他甚至還年輕地聳了聳肩。

直到這時候，被鼓勵起來的哥薩克們哈哈大笑著，活潑地說起話來：

「兄弟們，真是一個狠女人哪！把司喬普加身上的衣服都壓得……都緊貼在肩胛上啦！」

「她已經把他騎馴服了，全身都濕了……」

一個年輕小伙子用狡獪而矇矓的目光，一直盯着阿克西妮亞走到土窟，他張惶地說：

「在全世界上你再也找不到這種漂亮的女人啦，說實在話！」

也不知爲什麼，安尼庫石加尖刻地反問他說：

「你曾經試着找過嗎？」

阿克西妮亞聽見了這種猥褻的談話，臉色略微有點發白了，一想到剛才和丈夫親近的事，再一聽到他的同伴們的無恥的說笑，就惡狠地皺着眉，走進土窟去。司契潘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情，和氣地說：

「你不要生這些馬駒子們的氣，克秀莎。他們這是因爲太寂寞啦。」

「我誰的氣也不生，」阿克西妮亞瘖啞地回答，在自己的麻布口袋內掏着，匆忙地把帶給丈夫的東西都從裏面掏出來，更低聲地說：「也許應當氣我自己，沒有那種心情……」

他們的談話無論如何也說不到一起了。過了十分鐘，阿克西妮亞站起來了。「我馬上對他講，我要到月石克去。」她心裏想着，但是立刻想起晒乾的司契潘的襯衫還沒有收進來。

她坐土窟的門口，把丈夫的被汗濕浸得發霉了的襯衫和襯褲縫綴了很久，不時望望漸漸偏西的太陽。

……這一天她並沒有走。她的決心還不够。但是次晨，太陽剛一出來，她就開始收拾起來。司契潘試想留住她，請求她再住一天，但是她很固執地拒絕他的要求，使他不敢再勸，只能在離

別之前問道：

「你想住在月石克嗎？」

「暫時在月石克。」

「也許，你可以留在我這兒吧？」

「我在這兒可不成……這些哥薩克們！」

「話是不錯……」司契潘同意了她的說法，但是分別的很冷淡。

吹起了猛烈的東南風。它是從遠方吹來的，夜間風勢稍減，但是到清晨又把裏海對面的曠野上的灼熱吹到左岸的草原上，吹乾了露水，吹散了雲霧，頓河沿岸的山崗的白堊色的岸巒籠罩上了一層使人氣悶的粉紅色霧氣。

阿克西妮亞脫掉靴子，用左手提着裙子襟（樹林中的草上還有露水），輕輕地沿偏僻的林路走着。潮濕的土地冰得赤裸的雙足很舒適，但是乾燥的風卻用到處亂伸的熱唇吻着她那豐滿的筋肉和頸頸。

在敞亮的田野上，她坐在一叢開着花的野薔薇附近休息起來了。幾隻野鴨子在不遠處一個叢生蘆葦的、沒晒乾的小水塘內鳴叫，一隻雄鴨正在嘎聲地呼叫同伴。頓河對岸，稀疏地、但幾乎是不停止地有機關槍響，不時有大砲的射擊轟隆隆着。砲彈在這一岸的炸裂聲，像回聲一樣滾動着響。

後來射擊聲忽而響一陣，忽而停一陣了，充滿神秘聲音的世界在阿克西妮亞面前展開了：背

面是白色的白蠟樹的綠葉子和像鏤花一樣的柳枝葉子被風吹得簌簌抖動着；從小白楊林後面傳過來混雜的嗡嗡聲；很遠很遠處，有一隻鷓鴣鳥不清楚地和十分憂傷地不知是向誰在訴說着自己的殘年餘歲；一隻在池塘上空飛翔的、生着冠子的水鳧嘮叨不停地問：「你們是誰家的人，你們是誰家的人？」離阿克西妮亞兩步遠，有一隻灰色小鳥在喝路溝中的水，仰起小頭和甜蜜地眯起眼睛；像落滿塵土的天鵝絨一樣的黃蜂嗡嗡叫着；許多黑色的野蜂在草花的花瓣上攪動。牠們採下香噴噴的花汁來，送到樹蔭中的樹洞裏去。從楊樹枝上向下滴着樹汁。但是，從山楂樹叢的後面滲透出了陣陣的、去年腐葉的刺鼻氣味。

阿克西妮亞一動不動坐着，貪婪地吸着樹林中的各種氣味。充滿了奇異的各種腔調的樹林子，過着富有生命力的原始生活。雪融過的草原，還殘餘着春天的潮濕，生滿了各種花草，使阿克西妮亞的眼睛迷亂在這個花和草織成的奇異世界中了。

她含着笑容，不聲不響地歎動着嘴唇，小心地撫摸着一些樸素的淺藍色無名小花的莖，後來彎下豐滿的腰去，想要聞聞這些小花，忽然聞到了蘭花那醉人的、甜蜜的香味。她用手撥開，尋到了它。它就生在這一片濃厚的樹叢蔭下面。寬大的、從前曾經綠過的葉子，還一直很熱心地保護着低矮而彎腰的、生滿了低垂的雪白的花苞的莖子，不被太陽晒着。但是被露水和黃鏽遮着的葉子正在死去，甚至連小小的花朵也已接近了死亡邊緣，兩朵嬌嫩的花朵已經發縐和發黑了，只有花苞的頂部——全都閃着淚珠一樣的露水——忽然在太陽下面放出了耀眼而動人的白光。

●此處是譯意，原文的字是表示鳧鳥的聲音。

不知道爲什麼在這短短的一瞬間，當透過眼淚看着花朵和吸到它那憂傷的氣味時，使阿克西妮亞記起了青春和她那全部缺乏快樂的生活。怎麼的，看來，阿克西妮亞已開始衰老了……一個女人會不會從年輕時候起就爲了偶然的記憶襲上心來而痛苦呢？

她就這樣含淚趴在地上，把哭過的臉藏在手掌裏，把腫脹的和潮濕的臉頰緊貼在揉綳的頭巾上。

風越吹越大了，楊柳的樹頂向四方倒去。一棵白蠟樹的蒼白色樹幹，被像白色的滾滾旋風一樣盤舞的樹葉子包圍着，不斷地搖擺着。風勢向下吹來，落在將開花的野薔薇叢上，阿克西妮亞就睡在這下面；這時，葉子就像一羣神話上的受驚的翠鳥，帶着驚慌的嘎啦聲飛起來，一面向下落着粉紅色的花瓣，一面往空中飛去。阿克西妮亞身上落滿了有些枯萎的野薔薇花瓣，睡在那裏既聽不見憂傷的林語聲，也聽不見頓河對岸重新響起的射擊聲，也不覺得天空的太陽是如何在照着她的光頭。直到聽見自己頭上有人聲和馬嘶的時候，才急忙站起來了。

不，一個年輕的、白鬍子白牙齒的哥薩克，手拉着一匹白鼻樑的、備着鞍子的馬，站在她附近。他張開大口笑着，聳了聳肩，跳了過來，嘎聲地，但卻是用快活的中音，唱出了情歌的字句：

我跌了一跤就躺倒，
跌向四面八方瞧上幾瞧。

向四面八方瞧上幾瞧。

向這邊瞧，

可是沒有人肯來把我扶起啊！

等我向後一看啊——

一個哥薩克在後面立着……

「我可是自己會站起來的！」阿克西妮亞含笑，悄悄地跳了起來，整理着被壓縐的裙子。

「你的生活很好啊，我的親愛的人！還是小腳丫不肯走路了呢，還是你發懶啦？」那個風流的哥薩克向她問候了。

「瞓睡起來啦。」阿克西妮亞不安地回答。

「你到月石克去嗎？」

「到月石克去。」

「你願意我把你送去嗎？」

「乘什麼去呀？」

「你騎在馬上，而我步行。這是好事情……」年輕的哥薩克帶着意味深長的玩笑，擠了擠眼。

「不成，請你走吧，我自己會走到。」

但是哥薩克卻是一個對戀愛事情很有經驗的人，而且很會纏人。他利用阿克西妮亞正在披頭

巾的時候，用一隻短小的、但是很有力的手臂抱住了她，迅速向自己拖來，想要吻她。

「不要胡來！」阿克西妮亞喊着，用臂肘使勁地打在他的鼻樑上。

「我的乖乖，不要掙扎吧！瞧四周是多麼太平……各種鳥獸都在配對……我們也來造一回孽，好吧？……」哥薩克眯起笑着的眼睛，用鬍子觸着阿克西妮亞的脖頸。

阿克西妮亞伸出手去，毫無惡意地、然而拚命用手掌撐住哥薩克那褐色而汗濕的臉，企圖脫逃出來，但是他把她抱得很緊。

「混蛋！我是一個害髒病的女人……鬆開！」她喘着氣請求道，想用這個天真的狡計避免糾纏。

「這個……那就看誰的病更厲害吧！……」哥薩克已經是咬緊牙齒唧唧着，忽然輕輕地把阿克西妮亞抱了起來。

她很快地明白，事情不再是開玩笑，而是就要發生糊塗事情了，於是她就用盡力量向哥薩克那被晒成櫻色的鼻子上打了一下，從抱緊她的手臂環掙脫了出來。

「我是葛利高里·麥列霍夫的妻子！敢過來，你這狗崽子！只要我一告訴他——他就會把你……」

阿克西妮亞還不大能相信自己的話的效力，她用手拾起了一根大木棒。但是哥薩克的情緒立刻冷下去了。他一面用保護色的襯衫袖子，把從兩個鼻孔中像注一樣流到鬍子上的血擦下來，一面很傷心地喊道：

「混蛋！啊嚇，混蛋女人！你爲什麼不早點說啊？你瞧！流出多少血來……我們和敵人打仗的血還嫌不夠，可是現在在這兒卻還要被自己的女人開始打出血來……」

他的臉有一瞬間變成很苦悶的陰沉了。他正在從道旁的水窪中捧起水來洗臉的時候，炯克西妮亞迅速從大路上走下來，匆忙穿過了田野。過了五分鐘，哥薩克又追上了她。他斜着眼向她看了看，一聲不響地笑着，很熟練地整理了一下胸前的來復槍皮帶，放開馬快步跑起來。

2

這一天夜間，在小格羅摩克村近，紅軍的一個聯隊，乘着用木板和木柱造成的筏子，渡過了頓河。

格羅摩克的中隊簡直是沒有想到，因爲大多數哥薩克們在這天夜間都大吃大喝了。從黃昏時候起，女人們都到中隊駐紮的地方來探望當差的人們了。她們帶來些食物，用瓶子和桶子裝來自製的燒酒。半夜時光，全都喝起酒來了。土窟中是一片歌聲、女人的尖叫聲、男的哈哈笑聲和吹口哨聲……二十個放哨的哥薩克，留下兩個機關槍手看守機關槍，又留下了一桶燒酒，也都去參加吃喝了。

在完全寂靜的狀態中，運送紅軍的木筏，從頓河右岸駛出了。紅軍一渡過河來，就分成散兵